

T1319/1225

2

刑部員外郎仁叔邵經邦弘治學

皇清增補府少司馬世孫廷于補業

父子之仁

書克與廣辨父頑世嘗東傲克請以孝

錄曰此諸古史所第一義也夫孝為萬善之原仁之本務也
以克與之大理行禮教之大事不過曰克請以孝而已然則
聖人之德又何以加於此乎

於此之前帝未有以孝名者自是以後帝王
之德無不以孝為首稱蓋萬善之原以順天下治道所最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OCT 5 1939

弘道錄卷之二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明刑部員外郎仁和邵經邦弘齋學

皇清詹事府少詹事四世孫遠平補案

父子之仁

書堯典虞舜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

錄曰此稽古史臣第一義也夫孝爲萬善之原仁之本務也
以堯舜之大聖行禪授之大事不過曰克諧以孝而已然則
聖人之德又何以加於此乎

按舜之前帝未有以孝名者有之自舜始而漢以後帝王
之謚無不以孝爲首稱蓋萬善之原以順天下治道所最

先也然亘古迄今以孝聞而履帝位者惟舜一人故言君則莫大乎堯言孝則莫大乎舜堯能蓋兄之愆未始非孝舜有天下不與無非則天而各舉之者卽其最著而言也又按史遷謂窮蟬父曰帝顓頊顓頊父曰昌意傳至舜凡七世其於夏紀則曰鯀父顓頊誠若斯則舜爲堯之從孫禹爲舜之從祖仍一家而自相禪受也謂之公天下可乎惟堯以至公授在下之鰥故曰揖讓舜以至公傳有功之佐故曰與賢如謂鯀弟蟬兄皆本顓頊一體夫何鯀則始生禹子蟬遂遠歷五傳舜年尚長禹二十揆諸年歲亦甚懸殊矧顓頊在位七十八年帝嚳繼之在位七十年摯立

九年堯在位七十二年歷二百三十餘年至舜而始殛以爲顓頊卽生鯀有是理乎第據側陋在下之言則舜之與堯禹之於舜必非同祖所謂自黃帝至舜禹皆一姓而異國號之說譌矣書曰受終文祖者堯之始祖也告堯之祖廟以明其所從受也禹受命於文宗卽是堯廟又推舜所自受之帝也顓頊豈舜禹之祖哉

孟子萬章問曰人有言至於禹而德衰不傳於賢而傳於子有諸孟子曰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昔者禹薦益於天七年禹崩三年之喪畢益避禹之子於箕山之陰朝覲訟獄者不之益而之啟曰吾君之子也謳歌者不謳歌益而謳歌啟曰吾

君之子也丹朱之不肖舜之子亦不肖舜之相堯禹之相舜也歷年多施澤於民久啟賢能敬承繼禹之道益之相禹也歷年少施澤於民未久舜禹益相去久遠其子之賢不肖皆天也非人之所能爲也莫之爲而爲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

錄曰此家天下之始萬世共由而莫之易者也蓋盡心知性而後可以言天窮理盡性而後可以言命苟一毫之未盡未有不爲子之趙普者彼曷嘗不言天與命哉其所建非天下之至公則無以易天性之至愛所授非祖宗之至意則無以見統承之至恩是故朱與均堯舜曷嘗不愛之也哉爲天下得人難故不爲強避也至於益又曷嘗不薦之於天暴之於

民也哉不之益而之啟故不爲強奪也此豈人之所能與邪孟子發明爲相久遠之故其子賢不肖之殊於天命二者益爲詳盡讀者不可不察

按禹地平天成萬邦作乂故及身而有天下稷播百穀而篤生文武以有天下契敷五教生湯而有天下臯陶明允黎民懷之以司理爲理氏其裔孫理利貞避難伊侯之墟變姓曰李分二支而隴西李廣之後生淵故唐興尊臯陶爲德明皇帝左傳魯文公五年秋楚仲歸滅六冬公子燮滅蓼臧文仲曰臯陶庭堅不祀杜預以庭堅爲臯陶字非也庭堅本高陽氏子八凱之一後封于蓼而六則臯陶後

封國楚既滅之遂等齊民後李暉稱涼王至李淵而始造
唐祚若伯益卽史記所稱伯翳佐舜調馴鳥獸賜姓嬴氏
者也蓋益爲虞官初則掌火烈山繼乃受命主畜後周孝
王封非子于秦享國三十世故秦屬益後而造父封趙實
啟趙宋考厥本支與秦同祖是五臣之後皆有天下或及
身或及其子孫或遲之數十世其中間之興替享國之久
暫雖曰天命何一不由人事哉

書太甲王徂桐宮居憂克終允德

錄曰中人之性不見所可憂而憂心不生不見所可懼而懼
心不起於是浸淫於風愆而不自知也拂戾於訓誨而不自

覺也夫桐宮窀穸之所在衣冠之所藏雖以常人視之亦莫
不望松楸而灑泣至是而太甲之心油然而動勃然興矣其密
邇先王之訓賢於師保之訓遠矣是故不邇聲色常接乎目
也不吝改過每惕乎心也此顛覆之迹變而爲克終之德者
誠有以警動之而然哉

按伊訓曰惟元祀十有二月太甲始居陰十二月爲正朔
殷建丑也伊尹祠于先王奉嗣王祇見厥祖禮喪三年不
祭故以祀先屬之冢宰也王徂桐宮宅憂克終允德徂者
往也非廢也蓋因其居憂遂營宮於祖墓使之密邇先王
疎遠羣小啟其自怨自艾之心耳惟三祀十有二月朔伊

尹以冕服奉嗣王歸于亳是三年諒陰旣畢向以喪服居
桐者今除喪而以冕服迎之非再立也始曰太甲旣曰嗣
王夫旣爲嗣王矣尹顧可得而廢之哉蓋太甲宅憂禮也
使之居桐實屬創事故謂之放而曰尹當國以朝諸侯龍
門本紀之過也亦猶周公攝行王事禮記明堂位之訛也
如霍光之於昌邑旣非必嗣之人又無教諫之素旋立旋
廢有同兒戲而欲與尹並稱難矣

無逸其在高宗時舊勞于外爰暨小人作其卽位乃或諒陰三
年不言其惟不言言乃雍

錄曰商之尚質猶然太古之風也夫太子天下之本不可以
卑踰尊乃使久居民間與小民共甘苦乎可見小乙之愛其
子非若後世姑息之意而有真實無妄之誠朝廷萬幾之本
不可以恩掩義乃至三年之久默然竟不言乎可見高宗之
愛其父非若後世虛慕之文而有天性自然之感此三代人
主高致盛節自周以下無聞也

詩大雅綿綿瓜瓞民之初生自土沮漆古公亶父陶復陶穴未
有家室

錄曰論者謂太王肇基王迹迹者軌之轍也邠人曰仁人也
不可失也豈非王者之軌轍與厥後武王纘太王之緒卽纘
此綿綿之仁耳不然以陶復陶穴之風而卜年卜世之基何

由而起善觀者當自得之

按太王當播遷時自常情觀之草昧經營日不暇給乃如詩所稱司徒司空之官臯門應門之立倉卒間作爲毫不苟且局促後有天下亦遂循而用之垂爲一代制作蓋其規模宏遠實開武周之先故推本者以爲肇基王迹蓋至是而周家世德爲之一振太王國勢從此寔昌若謂以新造之邑而欲翦全盛之商不惟無是事亦豈有是心哉許氏說文引詩作戢商解云太王始受福於商而大其國也亦通

乃及王季維德之行太任有身生此文王

錄曰愚觀成周之際父祖子孫若是其盛而堯舜反不能及何也意者天地初闢氣未全純至周而貞元會合匪但一家之積累而實天地之積慶此非一朝一夕之故矣不然以洽陽渭涘與釐降媯汭何以不相若乎

列女傳太任之性端一誠莊及其有娠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口不出傲言生文王而明聖太任教之以一而識百卒爲周宗君子謂太任爲能胎教

錄曰愚觀胎教之言未嘗不嘆其至理之所寓也夫天命之性無形者也男女之感有氣者也無形者不可以善惡言性善故也有感者則其邪正善惡自此分矣匪但是也而貴賤

壽夭無不茲焉是判所謂氣質之稟與生俱生一定而不可易者其卒爲周宗不亦宜乎

按胎教者蓋妙合而凝之時正形生神發之候感於正則善感於邪則惡乃自然之理也古者婦人有娠則寢不側坐不邊立不蹕不食邪味不聽淫聲而所以養之於正者尤在向夜寧靜當方寸虛明萬善不擾更令警誦詩道正事自此嚮晦晏息無非默養以培植正氣則生而端正品過常人可見古人當未生以前尚必祇慎如此况於豫教其可緩哉太任生有聖德端莊性成何待娠時而始若是作者特提胎教之說以爲列女法則爾

中庸子曰無憂者其惟文王乎以王季爲父以武王爲子父作之子述之

錄曰孔子曰仁者不憂釋者曰理足以勝私故不憂文王以王季爲父苟若私意勝則必逞其欲速之心而陷父於不義者有之矣以武王爲子苟若私意勝則必預爲不拔之業而陷子於不臣者有之矣以是爲訓後世尚有欲爲周文王者嗚呼是何文王之多乎

詩周南螽斯羽詵詵兮宜爾子孫振振兮螽斯羽薨薨兮宜爾子孫繩繩兮螽斯羽揖揖兮宜爾子孫蟄蟄兮錄曰詩言后妃不妒而子孫衆多何以有是德而宜有是福

也蓋前乎此者多及王世不可宗矧可繼乎後乎此者多陰禍燎不可遏矧可長乎夫人不間於父母昆弟之言可以觀孝矣言不離於衆妾內子之口可以觀德矣和非婦子嘻嘻也貫魚以宮人寵無不利其周之世恩乎進非枯楊生稊也王假有家交相愛也其文之家法乎此而論德則德廣此而言福則福大矣

麟之趾振振公子吁嗟麟兮麟之定振振公姓吁嗟麟兮麟之角振振公族吁嗟麟兮

錄曰愚觀王者之瑞未有若是之真實頌美之辭未有若是之親切者也夫麟有在郊藪矣然而未見也矧四靈之物無

形而羣公之子有象曷若振振者之克肖乎此詩深有得於觀感興起非但誦說向慕已也抑商有外丙仲壬之天漢有隱王少帝之辜唐有建成元吉之難宋有光美德昭之議孰有如周之文武成康繼體者哉以爲王者之瑞誠非誣矣

禮記文王世子文王有疾武王不說冠帶而養文王一飯亦一飯文王再飯亦再飯旬有二日乃間文王謂武王曰女何夢矣對曰夢帝與我九齡文王曰女以爲何也曰西方有九國君王其終撫諸曰非也古者謂齒爲齡我百爾九十吾與爾三焉文王九十七乃終武王九十三而終

錄曰武何以有是夢也愛親之心篤所謂先天而天弗違也

弘道錄 卷之二
文何以有是應也愛子之心專所謂後天而天奉時也天且弗違而人何疑議之有哉文與武體雖有二而誠之所通初無間也其一飯再飯以至旬有二日間純乎爲親之意舉天下物物何以加之乎木石豚魚尚云可格矧神明之至理邪其曰九十七九十三者乃實理之應適會其數雖不益以文王三齡安知武王之有減乎要之人生以百歲爲期初不屑屑拘此觀者不以辭害意可也

按夢寐之說君子不道文武大聖而顧爲此言乎考武王已卯滅商至乙酉而崩中更六歲尚有武庚管蔡之謀多士多方之誥使非益以三齡則經營草創不知幾何疎漏

矣然則文王之與所關匪細實亦天心所在而或者乃云壽所自有命由天制何能取已與人不知至誠無日不與天通既能知命自能立命可以小儒臆見妄測夫天與聖人邪或又謂武王崩時尚有唐叔小子成王不宜幼冲卽古人三十始室八十外或有生子之事然立嗣必嫡元配邑姜爲太公望女不應尚少揆之於理殊有疑礙姑留之以俟世之博通經史者

詩周頌閔予小子遭家不造嬛嬛在疚於乎皇考永世克孝念茲皇祖陟降庭止維予小子夙夜敬止於乎皇王繼序思不忘錄曰所謂就文武之業崇大化之本者蓋天地之大化曰仁

聖人之至德曰孝凡媿茲一人而應侯順德者莫非以是爲之本也故太甲之徂桐高宗之宅憂成王之熒熒在疚三王所以底於嗣守之賢者同一道也皇王之孝非有他求其端出於天乃良心之真切也其思闕於祖乃憂劬之通微也其質要於鬼神乃百順之游衍也此所以思繼其序而不忘者也厥後大漢之興其審尚不異乎此元成以後此道微矣書顧命惟四月哉生魄王不懌甲子王乃洮頰水相被冕服憑玉几乃同召太保奭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師氏虎臣百尹御事王曰嗚呼疾大漸惟幾病日臻旣彌留恐不獲誓言嗣茲予審訓命汝昔君文王武王宣重光奠麗陳教則肄肄不違用

克達殷集大命在後之侗敬迓天威嗣守文武大訓無敢昏逾今天降疾殆弗興弗悟爾尚明時朕言用敬保元子釗弘濟于艱難

錄曰此成王所以正其終與康王所以正其始可爲萬世法也夫托孤寄命未有若周之得人者以王室懿親當太保重任雖有君臣之分而其休戚所關若同舟而颺於中流並轡而馳於康莊亦安得而不兢業哉彼成王者始也予其懲而毖後患苟非周公何以能保明其身乎終也宣重光而達大命苟非召公何以能敬保元子乎此艱難之意成王身歷之故其言之親切如此非若安劉必勃之徒取僥倖也

引道錄 卷之二 十一
柔遠能邇安勸小大庶邦思夫人自亂于威儀爾無以釗冒貢于非幾

錄曰幾者虞廷傳心之要法也非至明疇能察之非至健疇能決之成王誠得於緝熙仔肩之所致而非泛然之臆說也夫動而泛應則紹庭上下陟降厥家可須臾忽忘乎靜而慎獨則一日二日萬幾可瞬息不善乎而在嗣君尤切焉者以其心之未純守之未固一旦出居人上易致驕泰之失入邇近習冒進不善之幾則所以柔遠能邇者皆無其具矣此盈成之至計保傅之全功豈佳兒佳婦之言徒見其所爲親而不詳於理道者可同日語哉

論語周公謂魯公曰君子不施其親不使大臣怨乎不以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無求備於一人

錄曰此周公之家法夫子所謂一變至道是也厥後魯公爲治先內而後外先仁而後義豈非得於此訓者深乎故曰魯之澤及十世魯有王者之迹者仁厚也間嘗過曲阜觀周公廟庭曾無一人配享者竊意大聖人之德生能配天死無以配食且以魯公之賢無忝周公之教以之配饗夫豈不宜當俟後之君子論定焉

詩大雅王命召虎來旬來宣文武受命召公維翰無曰予小子召公是似肇敏戎公用錫爾祉釐爾圭瓚秬鬯一卣告于文人

弘道錄 卷之二 十一
錫山土田于周受命自名祖命虎拜稽首天子萬年虎拜稽首
對揚王休作召公考天子萬壽

錄曰以文武成康之世德使爲之臣者無象賢之子繩武之
孫則下無其應何以能尊尊報功褒耆德勸親賢而垂永世
之規模邪周家最重世臣故穆公淮南之功旣錫之策命重
以祭器加之封邑又特使往岐豐先王之廟從其祖受命以
示寵異穆公亦因此作廟器彰榮君賜一何偉哉蓋世臣與
國同休有一體之誼國子教胄特先於俊民非無謂也

按自陶唐迄周父作子述無憂者止文王一人堯有囂訟
之子禹有圯族之父舜父頑而商均弗類夏商之臣亂侯

臣靡不聞其先甘盤傳說不傳其後度非盡紀載之略也
周時周召分封留相天子復賜召公湯沐邑于召周公湯
沐邑于周夫周公食采不嫌與國同號尤爲希有之數厥
後來輔王室世世勿替而於衆建諸侯中亦唯魯稱秉禮
燕獨後亡過夏商諸臣遠矣至五臣之後並爲帝王而祚
有修短蓋爲治不外教養二端稷爲養民之官故周家累
世賢聖歷年最久契爲教民之官故賢聖之君六七作卽
其後尚有長世之微子而吾夫子實出于宋師表萬世歷
數更自無窮致此之故良非偶然矣

家語孔子之先宋後也微子啟殷帝乙之元子入爲王卿士微

者國名子爵周公相成王命微子爲殷後與國于宋弟號微仲
仲生宋公稽稽生丁公申申生湑公熙熙生弗父何何當嗣而
讓其弟厲公焉何生宋父周周生世父勝世爲宋卿勝生正考
甫考甫生孔父嘉其後以孔爲氏嘉生木金父木金父生睪夷
父其子爲防叔辟華督之難而奔魯故孔子爲魯人防叔生伯
夏伯夏生叔梁紇禱於尼丘之山生孔子

錄曰遷知世孔子矣而顧遺其先系何邪微子統承先王孔
子實紹殷後三代更起迭運可謂至仁矣夫契敷五教明人
倫萬世仁義禮樂之宗也湯繼夏后而有天下其立本發源
實肇於此至微子生有聖德后與帝乙皆欲立之則微子固

當命世爲天子矣及其抱器奔周周亦不敢臣之而使修其
禮物作賓王家數世而後周德浸衰天乃篤生大聖爲萬代
仁義禮樂之宗主雖不繼周而王實以代商爲治觀夫子嘗
曰吾學殷禮有宋存焉其隱然自任之心可見是可遺而弗
論乎通志救馬遷之失亦略而不書失其本矣

按孔子生有異質凡四十九表反手注面月角日準河目
海口龍顙斗唇昌顏均頤輔喉駢齒龍形龜脊虎掌駢脇
修肱參膺圻頂山臍林背翼臂注頭阜頰堤睂地足谷竅
雷聲澤腹修上趨下未僂耳後面如囊棋手垂過膝耳垂
珠庭睂十二采目六十四理立似鳳峙坐若龍蹲手握天

文足履度宇望之如仆就之如升視若營四海躬履謙讓
腹有文曰制作定世符其說見之世本緯書及孔氏家譜
祖庭等記 又按微殷畿內國也孔安國云微子既國於
此其長子應曰微伯蚤卒有子名脂次子曰微仲名衍卽
後國于宋者在禮適子死立適孫次子不得于位微子則
從其故殷之禮舍脂而傳衍故微仲實微子之第二子非
其弟也再考班固古今人表於微子下註曰紂兄宋微仲
下註曰啟子其證益明後雖襲封宋公終身止稱微仲無
國邑而從父爵亦以著忠孝之義云爾

孔子年十九娶于宋之开官氏一歲而生伯魚魯昭公遺之鯉
魚孔子榮君貺故名曰鯉而字伯魚伯魚生伋字子思

錄曰商自契以來而至於湯又自湯以降而封於宋歷千有
餘年而後孔氏興又自正考父佐戴武宣歷數世而後孔子
出孔子復娶于宋而生伯魚伯魚復生伋而後道統之傳得
其宗天爲萬世計欲以繼往開來所關非小補也錄之以補
史記古史通志諸書之缺

孝經仲尼居曾子侍子曰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民用和
睦上下無怨汝知之乎曾子避席曰參不敏何足以知之子曰
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
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夫孝始

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大雅云無念爾祖聿修厥德

錄曰夫所謂至德要道何也曰心也心何以至而要也此對天下與民與上下言也何以天下與民與上下之非至而要也天下至廣也聖人以為病焉博施是也兆民至繁也聖人以為病焉濟衆是也上下至不齊也聖人以為病焉絜矩是也豈其遂已哉天下雖廣親則一也兆民雖繁愛則一也上下雖舛順則一也親也愛也順也先王之心休休乎以為美也綽綽乎以為裕也視之弗可見而能加於百姓聽之弗可聞而能刑于四海故曰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此通一經之本始明五孝之發端也

按禮大傳自仁率親節謂人倫之道以親親為始而祖為我親所自出族為一氣所由分故立宗廟以時合祭敬所尊愛所親也欲長守宗廟不得不固社稷欲固社稷不得不慎用百官百官皆得其人則教化成而澤溥於四海矣可見順天下之至要惟在念祖修德推之於變時雍夫子兩言治天下如指掌皆此意也夫

論語有子曰其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

錄曰孝弟為仁之本本猶根也凡物有根方有許多柯榦枝

葉所以務培其根者以生意在此也設有人焉接人一團和氣而家庭有未善焉可謂仁乎又有人焉惟孝友于兄弟廼加人以橫逆焉有是理乎故曰孝弟而好犯上作亂者未有也然此日用常行之道無甚高難行之事君子何乃專用力於此正以本立道生則將推之天地萬物無不各得其所豈非仁之本乎門人以有子言行氣象似聖人故記於開卷之首然則務本者豈非時習之第一義與

孟子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

錄曰夫所謂遺親者卽世俗不孝有五之類惟不仁則徇於人欲之私而至此仁則一舉足一出言不敢忘父母故嘗聽

於無聲視於無形豈有惰其四肢乎居則致其敬養則致其樂豈有博奕好飲酒乎父母之所愛者子亦愛之豈有好貨財私妻子乎色不忌乎目聲不絕乎耳豈有縱耳目之欲乎居上不驕爲下不亂在醜不爭豈有好勇鬪狠乎凡此皆人倫莫大之幸家道無窮之益三書開卷之首不可不察也仁之實事親是也

錄曰實者非對華而言亦非如果核之實乃本然歸宿處也蓋仁之所以爲仁非泛然之謂乃天生父子其性至愛本然歸宿處在於事親故謂之仁也下文義智禮樂莫不皆然至於樂則生矣則仁之全體逞露大用顯行極至手舞足蹈然

引道錄
卷之二
皆出於本然歸宿處非有所外求非有所假飾直示人以喫
緊活潑之道大抵聖賢之言譬之化工生意俱包在內人視
之有層層葉葉只是一箇骨朶內發出來便是仁之實也
詩小雅蓼蓼者莪匪莪伊蒿哀哀父母生我劬勞蓼蓼者莪匪
莪伊蔚哀哀父母生我勞瘁餅之罄矣維罍之恥鮮民之生不
如死之久矣無父何怙無母何恃出則銜恤入則靡至父今生
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長我育我顧我復我出入腹我欲報之
德昊天罔極南山烈烈飄風發發民莫不穀我獨何害南山律
律飄風弗弗民莫不穀我獨不卒

錄曰治世之言宜以達其辭平季世之言矯以激其辭切故
將母來諗者非不知劬勞顧復也君探其情而代之言則必
無私憾矣陟岵陟屺者非不知餅罄罍恥也而能尚慎旃哉
猶可以致其情矣今旣不得終養以盡人子之心又無所憫
勞以見君父之義無可歸咎而歸之於已其呼天怨慕之狀
豈得已哉所謂不盡繼之以血極其哀恫而不自知者也
禮記祭義孝子之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有愉色有
愉色者必有婉容孝子如執玉如奉盈洞洞屬屬然如弗勝如
將失之嚴威儼恪非所以事親也

錄曰子夏曰事父母能竭其力而孔子教之曰色難其義何
居蓋色之與力當自有辨色發氣之所動也不可以矯揉而

引道金 卷之二
爲勉強而致其心和則氣和氣和則發氣滿容有莫知其所
以然者此卽本心之仁也夫子因子夏謹守之故恐其以竭
力爲足盡孝故啟而發之不然以商之長於文學記禮者多
出其門豈不知嚴威儼恪之非所以事親哉

按人子事親別無他道只一愛心纏綿不已惟恐稍拂親
心斯爲真孝故愉色婉容皆天性之誠中形外無可勉飾
不容轉念者至於由愛生敬凡人於貴重之物執之患其
易墜於盈滿之物奉之患其易覆子之事親如執玉如奉
盈無非一種深愛之意所流露而不自知若徒嚴威儼恪
雖日具衣冠而拜堂下豈父母之所樂乎

曾子曰孝子之養老也樂其心不違其志樂其耳目安其寢處
以其飲食忠養之是故父母之所愛亦愛之父母之所敬亦敬
之至於犬馬盡然而况人乎

錄曰夫所謂忠養者盡已之心爲忠則與能竭其力者異矣
孟子言曾子養曾皙必有酒肉將徹必請所與問有餘必曰
有又謂曾皙嗜羊棗曾子不忍食羊棗何莫非盡已之心哉
此事親若曾子者庶幾盡仁矣

子路曰傷哉貧也生無以爲養死無以爲葬子曰啜菽飲水盡
其歡斯之謂孝

錄曰夫所謂盡其歡者責人以三牲五鼎則儒者無善養勉

人以齏醢桓楹則貧者無善莖啜菽非旨也靡靡者爲之砥也飲水非甘也皆醉者爲之醒也孰謂一言之間而非至教所寓哉

按父子天性惟由愛盡歡斯足爲孝所謂甘旨何必過求珍饈異味哉如蔡順黑槌供親赤者自食一種樸橄真摯之意天然流溢豈待有心出之所以世間惟貧人貧時多有真孝苟一旦得志則雖大烹以養其體章服以榮其身聲音玩好以娛其耳目常恐虛文盛而實意稍疎問視勤而志氣或怠固不獨妻子備爲然也

詩南陔補亡循彼南陔言采其蘭眷戀庭闈心不遑安彼居之子罔或游盤馨爾夕膳潔爾晨食循彼南陔厥草油油彼居之子色思其柔眷戀庭闈心不遑留馨爾夕膳潔爾晨羞有獺有獺在河之涘凌波赴汨噬魴捕鯉嗷嗷林鳥受哺于子養隆敬薄惟禽之似勗增爾虔以介丕祉

錄曰此補亡詩而必錄之者蓋以周道衰仁孝薄於是有不父其父者有證父爲直者甚至有母喪而登木以歌者曾不知報本之義反哺之恩焉哀哉何禽獺之不若也此詩本無辭而著於鄉飲酒合樂之用君子因聲以通義得義以綴恩庶幾仁孝之不廢也與

按儀禮南陔以下六詩皆於燕飲之際以笙間歌卽尚書

笙歌以間之說故歌鹿鳴四牡皇華則笙南陔白華華黍
所謂工歌三終笙入三終也其次歌魚麗則笙由庚歌嘉
魚則笙崇丘歌南山有臺則笙由儀歌笙相禪所謂間歌
三終也六詩本皆無辭毛亨詁訓謂至秦滅學詩亡六篇
晉束皙補之妄謬可知矣朱子謂笙必有譜如投壺篇魯
鼓薛鼓之類須溪胡氏云當時元只有聲卽如琴譜今則
亡之然旣曰笙詩未有詩而無辭者且序稱南陔廢則孝
友缺白華廢則廉恥缺六詩並不可少卽其所補辭兼有
益於世道則雖不可匹之於經亦異於魏晉之駢麗者矣
漢書文帝元年有司請早建太子上曰朕旣不德縱不能博求

天下賢聖有德之人而禪天下焉而曰豫建太子是重吾不德
也有司固請曰豫建太子所以重宗廟社稷不忘天下也古者
殷周有國治安皆千餘歲用此道也立嗣必子所從來遠矣高
帝平天下爲太祖子孫繼嗣世世不絕今釋宜建而更議不宜
子啟最長純厚慈仁請建以爲太子上許之

錄曰自秦廢扶蘇而天下亂兵革不息生民塗炭未有甚於
此時者也漢高目睹其弊乃亦有營營之惑雖以期期之言
未能遽止以是復召呂氏之禍卒致庶孽亂真漢之不秦無
幾哉迎代之謀一大幾也元年之詔又一幾也西漢二百年
之垂統人心天命於是乎在亦以見父子之分旣絕而復續

弘道錄 卷之二 三
其道既墜而復振嗚呼可謂仁哉

文帝居代邸薄后嘗病三年帝目不交睫衣不解帶湯藥非口親嘗弗進故袁盎謂曾參以布衣猶難之今陛下以王者修之過曾參遠矣

錄曰人之修行於親果殊貴賤乎分難易乎夫孝德之本通於神明自天子下至布衣其性無有異也率其性則難者易耳參與帝其誰以是爲輕重乎盎之言諛且謬矣

齊太倉令淳于意有罪當刑詔獄逮繫長安其少女緹縈上書曰妾父爲吏齊中皆稱其廉平今坐法當刑妾傷死者不可復生斷者不可復屬雖後欲改過自新其道無繇也妾願沒入爲

官婢以贖父罪天子愍其意詔除肉刑

錄曰漢文帝不猶愈於齊宣王乎以天地之貴重於角者之牛而大賢之論多於少女之說帝之屈法伸恩又非以小易大所可比也而紛紛以爲病何哉曷不曰是心足以王乎旣非納交要譽惡其聲而然則不免過於愛過於厚矣

衛太子之子史皇孫生子病已號皇曾孫生數月遭巫蠱事坐收繫獄丙吉受詔治獄重哀皇曾孫無辜擇謹厚女徒令乳養置閒燥及昌邑王廢霍光與諸大臣議所立未定丙吉謂光曰武帝曾孫名病已者通經術有美材行安而節和願將軍定大策光與丞相張敞上奏曰武帝曾孫病已年十八躬行節儉慈

仁愛人可以嗣孝昭後皇太后詔可乃迎卽位

錄曰傳曰人衆則能勝天天定亦能勝人信哉史稱太子仁
恕溫謹上嫌其才能少有類已又曰武帝用法嚴多任深刻
吏太子寬厚多所平反太子誠無負於漢也及帝春秋旣耄
后寵益衰於是巫蠱之獄卒然而起蓋人衆勝天是以若彼
岌殆也及至輪臺旣悟思子益悲於是太山之石不扶而立
上林之柳不植而生蓋天定勝人是以若合符節也戾之身
雖不有天下而其後必承漢祚於此可見父祖子孫終無泯
沒之理特人與天悖時與事違以致病已無親而弗陵無後
也可勝慨哉

世祖光武景帝子長沙定王發之後也發生春陵節侯買買生
戴侯熊渠熊渠生考侯仁仁以南方卑濕徙封南陽白水鄉仁
卒子敞嗣值莽篡位國除節侯少子外爲鬱林太守外生鉅鹿
都尉回回生南頓令欽欽娶湖陽樊重女生三男續仲秀秀隆
準日角性勤稼穡秀姊元爲新野鄧晨妻秀嘗與晨俱過穰人
蔡少公少公頗學圖讖言劉秀當爲天子後卽位是爲東漢
蜀先主備亦景帝子中山靖王勝之後也勝子真元狩六年封
涿縣陸城亭侯坐酎金失侯因家焉祖雄父弘世仕州郡雄舉
孝廉官至東郡范令先主少孤與母販履織蓆爲業舍東南角
籬上有桑生高五丈餘遙望見童童如小車蓋往來者怪之謂

當出貴人先主少時與宗中諸小兒戲樹下言吾必當乘此羽葆蓋車後累官益州牧及曹丕篡卽位于蜀曰後漢

錄曰嘗觀世祖昭烈之際未嘗不喟然嘆也夫秦廢封建漢興懲其孤立大封同姓德藹然至矣乃不旋踵間而誅僂殆盡非惟不足爲藩屏之衛且并其血肉之軀而亡之此其故何邪自古開國之君惟漢起於匹夫一時父兄子姓乘奮起之運無有毫髮功德及民帝亦不過泗上一亭長耳其斷蛇之劍尚腥大風之威猶在烏在其能澤而長乎逮至文景五六十載以來海內殷富興於禮義漸至風移俗易黎民醇厚而漢之元氣始固然後庶孽之患頓然毆除忠厚之基翛然

遠引於是發封于長沙而後有世祖靖封于中山而後有昭烈光啟於式微之後承乾於旣絕之餘而惠武昭宣之裔皆所不逮向使無文景之深仁厚澤漢之天下未必若是之久故知父子之間與夫傳世之際仁暴頓殊而綿促亦異君子其可忽乎哉

明德皇后馬氏伏波將軍女幼時相者見之曰法當大貴然少子若養他子得力當踰所生及爲貴人時后前母姊女賈氏亦以選入生肅宗明帝命后撫養之謂曰人未必當自生子但患愛養不至耳后於是盡心撫育過於已出肅宗亦孝心淳篤母子慈愛始終無纖介之間后常以皇嗣未廣每懷憂嘆薦達左

右恐不及後宮有進見者每加慰納若素所寵輒增隆遇

錄曰漢成帝時曹宮嘗生子矣上與昭儀大怒以藥飲宮棄其兒許美人亦生子矣昭儀涕泣不肯食竟死兒篋中埋屏處其他飲藥自傷墮者不可勝數史悉書之以貽千古之恨夫親生愛愛生恩人雖至暗極愚獨不念恩自己流愛自己生安忍若是其悖戾邪意者天厭淫德至后與昭儀已極不如是則其嗣不絕他日必無以子殺母之理而福善禍淫之道竟不著矣故感馬后之事追論之以戒萬世

肅宗初承永平故事政尚嚴切尚書陳寵上疏曰臣聞先王之政賞不僭刑不濫與其不得已寧僭無濫往者斷獄嚴明所以威懲姦慝姦慝既平必宜濟之以寬夫爲政猶張琴瑟大弦急者小弦絕陛下宜隆先王之道蕩滌繁苛之法輕薄箠楚以濟羣生全廣至德以奉天心帝深納其言

錄曰寵曾祖咸成哀間以律令爲尚書平帝時王莽輔政多改漢制咸心非之常戒子孫曰爲人議法當依於輕慎無與人重比祖欽皆在位父躬建武初爲廷尉左監家世習法律稱仁恕寵之言固有所受之也夫漢之元氣至此將殊矣苟非上有章順之君下有畏慎之臣承之以寬大濟之以慈祥天地生生之德子孫繩繩之美不其息乎厥後和帝寡嗣孫祐繼立孝冲天亡立曾迭運皆出章帝之裔寵子忠能承父

風數世相延不絕豈非長厚之報乎嗚呼可以鑒矣

袁安子敞孫湯曾孫逢逢弟隗四世俱爲三公湯與逢嗣侯貴盛莫加焉初安爲縣功曹更任城令所在吏人畏愛之永平中拜楚郡太守時楚王英事下郡覆考辭連數千人吏案之急迫自誣死者衆安到郡不入府先往案獄理其無明驗者條上出之府丞掾吏皆不可安曰如有不合太守當自坐不以相及也明帝感悟報許得出者四百餘家徵爲河南尹政號嚴明然未曾以贓罪鞠人常稱曰凡學仕者高則望宰相下則希牧守錮人於聖世所不忍爲聞者皆感激自勵

錄曰華矯論陳平多陰謀而知其後必廢邴吉有陰德夏侯勝識其當封終陳掌不侯而邴昌紹國袁公乃情帝室引義雅正及理楚獄多雪無辜與未嘗鞠人以贓罪其仁心所罩宜乎後昆之昌盛也或曰安父沒母使訪求墓地道逢書生問何之安爲言其故生乃指一處云葬此當世爲上公須臾不見安異之於是遂葬其所指處故累世貴顯其言恐不純乎理使人覬覦之心生故附識於此

按古之葬者厚衣以薪葬之中野墳墓之昉所以安妥先人骸魄元非爲求蔭後故皆擇北方幽陰之位義取安藏也雖陶侃牛眠智輿竹策不無昌後之驗然皆得之無心非可求謀而致司馬溫公曰人之貴賤壽夭繫乎天賢愚

繫乎人無關於地理昔吾祖之葬吾兄皆以已意取便於
事者今吾兄年七十九以列卿致仕吾年六十六忝備侍
從子孫之從仕者二十有三人視他家謹用葬書者未必
勝也范文正公初卜居堪輿家謂公卿當接踵公曰我家
獨貴孰若使吳中士子多貴奏請建學其地而公家益顯
今人多惑於形家言百計營求或蕪棄膏腴或忍心暴露
甚至破久安之塚更維新之阡反復變易妄希非分則恃
祖父之枯骨謀子孫之福利不責諸人而責望於鬼不惟
非所謂孝抑亦無志甚矣大凡葬親者止宜慎重以爲避
風避水之計不可覬覦以起欲富欲貴之心蓋吉壤可遇
不可求何如修德以俟之乎

楊震父寶子秉孫賜曾孫彪四世太尉德業相望震少好學明
經諸儒稱之曰關西夫子嘗遷荊州刺史當之郡道經昌邑故
所舉荊州茂才王密爲邑令謁見懷金十斤以遺震震曰故人
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密曰暮夜無知者震曰天知地知我知
子知何爲無知密愧而出後轉涿郡太守性公廉不受私謁子
孫常蔬食步行或欲爲開產業震不肯曰使後人稱清白吏子
孫以此遺之不已厚乎秉少傳文學隱居教授年四十餘乃應
司空辟自爲刺史計日受奉餘祿不入私門朝廷有得失輒盡
忠規諫性不飲酒及夫人早喪遂不復娶嘗言生平有三不惑

引通鑑 卷之二 三
酒色財也賜篤志博聞不答州郡禮命後以司空高第再遷侍
中已爲司徒拜太尉封臨晉侯彪當熹平中以博習舊聞公車
徵拜議郎遷侍中京兆尹中平六年爲司空又爲司徒及魏文
帝受禪授光祿大夫賜几杖衣袍待以賓禮

錄曰嘗觀伯起前後之言足以破後世貪得之惑信哉可無
負關西夫子之稱矣夫莫見乎隱莫顯乎微與夫十目所視
十手所指皆孔門之要旨也其所謂清白吏亦豈尋常好名
者比哉觀其清德相踵源遠流長比袁氏尤爲過之後世鮮
有能及豈區區啣環之報所致哉

當塗長荀淑有子八人儉緄靖熹汪爽肅專並有名稱時人謂
之八龍渤海苑康改其里曰高陽里擬之八愷爽字慈明幼好
學十二能通春秋論語耽思經書徵命不應潁川爲之語曰荀
氏八龍慈明無雙靖字叔慈少有俊才動止以禮或問汝南許
章爽與靖孰賢曰皆玉也慈明外朗叔慈內潤時太丘長陳寔
有子六人紀字元方以至德稱諱字季方齊德同行人稱元方
難爲兄季方難爲弟兄弟孝養父子並著高名暇則詣荀氏雅
無僕役惟紀御車諶駮乘孫羣尚少載車中旣至荀乃叔慈應
門慈明行酒文若年幼坐着膝前諸子相與討論時德星見太
史奏曰五百里內有賢人相聚會

錄曰愚觀東漢一代始也客星見而興終也德星見而衰然

則懸象果不可信乎君者一時之表賢者衆心之歸也天不以霧霤混茫而滅德星之耀猶時不以慧孛往亡而絕賢聖之生故誦神之聽之終和且平之詩則知姬德之所由昌觀掩涕反袂吾已矣夫之嘆則知周道之所以亡不獨漢之末世而已然矣

按東漢稱荀陳齊名考寔居鄉正直率物爭訟求判者感之俱化曰寧爲刑罰所加無爲陳君所短有盜潛梁上寔覺夜起呼諸子訓之曰不善之人未必本惡習與性成遂至於此盜驚墜地取絹二疋遺之令改過自是一郡之內無竊盜者起家單微同郡鍾皓年輩遠在寔前引與爲友

皓爲郡功曹舉寔自代太守高倫從之會中常侍侯覽託倫用吏寔曰此人不宜用而覽命不可違乞從外署於是鄉論怪其非舉寔固自引愆倫曰陳君可謂善則稱人過則歸已者矣夫荀氏父子競以文譽擅一時而太丘則以行誼訓誨其子不惟二難爲名士孫羣仕魏爲尚書歷世顯達荀氏且遜不逮有由然哉至天官家言含譽格澤皆曰德星不知荀陳時所見何等要皆史臣欲神其說假托附會史遷火流爲烏聲魄色赤之故智爾

晉書嵇紹康之子也十歲而孤事母孝謹以父得罪靖居私門山濤啟武帝以紹賢侔郤缺宜加旌命乃徵之始入洛或謂王

戎曰昨於稠人中見嵇紹昂昂然如野鶴之在鷄羣戎曰君復未見其父耳時侍中賈謐以外戚年少居位潘岳杜斌等皆附焉謐求友於紹紹拒不答及謐誅紹以不阿封弋陽子遷散騎常侍初反正上疏願陛下無忘金墉大司馬無忘潁上大將軍無忘黃橋則禍亂之萌無由兆矣及河間王顥成都王穎舉兵向京都以討長沙王乂大駕次城東乂宣言於衆曰今日西討誰爲都督六軍皆曰願嵇侍中紹以天子蒙塵承詔詣行在所值王師敗績于蕩陰百官散潰唯紹儼然端冕以身捍衛兵交御輦飛箭雨集紹隨被害於帝側血濺御服及事定左右欲浣衣帝曰此嵇侍中血勿去

錄曰按晉史侍中忠義之首而錄於父子之仁何也易曰幹父之蠱厲終吉中散者萬世名教之罪人也侍中者一代忠貞之巨擘也昔之死不惟輕於鴻毛而且穢於青史今之死不惟重於泰山而且光於日月昔之稱揚不過曰賢侔卻缺今之褒顯將必曰世篤忠貞矧乃十歲而孤事母孝謹出於天性乎故曰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職是道也

卞壺勤於吏事幹實當官欲軌正督世不肯苟同明帝器重之阮孚每謂其恒無閒泰壺曰諸君以道德恢弘風流相尚執鄙吝者非壺而誰時貴遊子弟多慕王澄謝鯤爲達壺厲色曰悖禮傷教罪莫斯甚中朝傾覆實由於此時庾亮將徵歷陽蘇峻

壺固爭曰峻擁疆兵多藏無賴且逼京師一旦有變易爲蹉跌宜深思遠慮亮不納峻果稱兵攻青溪柵詔壺都督軍事與峻拒于陵西力戰而死二子珍盱相隨赴賊同時見害壺妻裴氏撫尸哭曰父爲忠臣子爲孝子夫復何憾

錄曰愚觀兩晉之間而有卞氏父子可謂出類拔萃者矣夫峻之亂亮召之亮死之可也壺灼知其不可而顧死之何邪蓋狗名之與務實二者相去懸殊狗名者矜其威儀修其談論言合則蜉蝣焉事至則猶豫焉以清虛爲高致人亦不異其常而已安於其可也務實者執性堅剛持論篤實遇事而坐視有如仇讎臨難而苟免若將免已以赴蹈爲素志人以

是推之而彼莫知其不可以故不至於死亡不已也然能殺身成仁益彰完節子復求仁得仁忠孝兩全將與天地同其久日月並其明以視王謝風流何啻千百哉

陶潛與子疏曰告儼俟份佚俸天地賦命生必有死自古聖賢誰能獨免吾年過五十少而窮苦每以家敝東西游走性剛才拙與物多忤自量爲已必貽俗患僂倖辭世使汝等幼而饑寒余嘗感孺仲賢妻之言敗絮自擁何慙兒子此旣一事矣但憾隣靡二仲室無萊婦抱茲苦心良獨內愧少學琴書偶愛閒靜開卷有得便欣然忘食見樹木交陰時鳥變聲亦復歡然有喜常言五月中北窗下臥遇涼風暫至自謂羲皇上人意淺識

弘道錄 卷之二 三
罕謂斯言可保日月暫往機巧好疎緬求在昔眇然如何病患
以來漸就衰損親舊不遺每以藥石見救自恐大分將有限也
汝輩稚小家貧每役柴水之勞何時可免念之在心若何可言
然汝等雖曰同生當思四海皆兄弟之義鮑叔管仲分財無猜
歸生伍舉班荆道舊遂能以敗爲成因喪立功他人尚爾况同
父之人哉潁州韓元長漢末名士身處卿佐八十而終兄弟同
居至於沒齒濟北汜稚春晉時操行人也七世同財家人無怨
色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爾至心尚之汝其慎哉吾
復何言

錄曰生人之道三綱爲首靖節一身舉無愧焉忘言於真意
委運於大化幾於聞道者矣或疑其規規遺訓似過爲身後
慮者不知父子天性何可廢乎斯疏自書契以來性衷真切
千古而下可想見其慈愛周密仁道篤厚非但榮辱之遠苦
樂之共而已視彼徒潔身而亂大倫者可同日語哉

按陶潛責子詩曰白髮被兩鬢肌膚不復實雖有五男兒
總不好紙筆阿舒已二八懶惰故無匹阿宣行志學而不
愛文術雍端年十三不識六與七通子垂九齡但覓梨與
栗天運苟如此且進杯中物其詩真樸自然出於天性較
之此疏尤爲入情故附識於此

吳隱之弱冠介立有清操年十餘父喪每號泣行人爲之流涕

事母孝謹及執喪哀毀過禮嘗食鹹菹以其味旨掇而棄之與太常韓康伯隣居韓母殷浩之妹賢婦也每聞隱之哭聲輒輟殮投箸謂康伯曰汝若居銓衡當舉如此輩人及康伯爲吏部尚書隱之遂階清級

錄曰隱之史稱循吏所以酌貪泉而不易其心者固將立身行道揚名顯親而非爲一己之身也苟非自少介立哀慕其親安能卓然不變乎其毀傷過禮有由然而康伯之秉鑑韓母之知人不寧同心抑且同里古云里仁爲美有如是哉可以貽後世之擇而處者

魏書咸陽公高允歷事五帝出入三省五十餘年仁恕簡靜雖處貴重情同寒素執書吟覽晝夜不去手誨人以善恂恂不倦篤親念故無所遺棄任鎮東將軍懷州刺史時年將九十勸民學業風化頗行士人流移遠至者率皆饑寒允散財竭產相贍賑無不感其仁厚允母高年謂人曰吾兒在中書時有陰德濟救民命若陽報不差吾壽應享百歲卒年九十八

錄曰死生亦大矣高伯恭以無貳無惑而母子皆登上壽知命者奚必營營然哉雖然一命之士苟存心愛物於人必有所濟矧中書之地政本所關乎跡其出入三省五十餘年又非長樂老之比矣及允卒懷州故老立祠野王之南樹碑記德其壽寧止百年必世而已乎

唐書太宗謂長孫無忌等曰今日吾生日世俗皆爲樂在朕翻成傷感今君臨天下富有四海而承歡膝下永不可得此子路所以有負米之傷也詩云哀哀父母生我劬勞奈何以劬勞之日更爲宴樂乎因泣數行下左右皆悲

錄曰太宗斯言仁人孝子之用心也夫萬壽無疆雖古今頌禱之辭然出之臣子自盡之情可也若以已處之豈以虛文之樂而易至情之悲乎可見太宗天資之美苟充以聖賢之學何堯舜之不可及哉

按古人置酒高會酒酣則起而爲壽以致祝頌故雅歌燕饗之什多有遐不黃耇壽考不忘君子萬年之語非必覽

揆佳辰親朋聚慶始效岡陵之咏也後世遇初生日輒開筵行觴笙歌累夕侈目前之成立忘劬勞之自來有識者亦時舉太宗之言用相譏議以爲父母如在或可少置一樽以娛二白然禮親在不稱老又子年益增則父母來日苦少爲子者亦不忍以我生之一日而始致孺慕於二親且使親或惕然於少壯衰老迭爲乘除之感也

狄仁傑從容言於天后曰姑姪之與母子孰親陛下立子則千秋萬歲後配食太廟承繼無窮立姪則未聞姪爲天子而耐姑於廟者太后意稍寤召還廬陵王

錄曰梁公之論肫肫乎天理人情之極至非但因其所明通

其所蔽已也蓋子之於母天性之一本也姑之與姪異姓之懸殊也虎狼獰矣猶能知父子之親者淫未極也人惟縱欲之極而後本心閉塞本心閉塞而後異姓乘之雖然天后亦人爾孰無利害惕於其心哉此耐姑於廟之說直有以感動其未厭之仁心而論事有回天之力其梁公之謂乎

梁公爲并州法曹參軍時親在河陽梁公登太行山反顧見白雲孤飛謂左右曰吾親舍其下瞻悵久之雲移乃得去左右爲之感動

錄曰公之忠貞人所知也其誠孝人不知也傳曰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是知人臣不患志之不行惟患行之不立不患事之難濟惟患誠之未至李敬業以厥父搃殺之軀徒以一抔之土未乾六尺之孤安在爭之幾何其不遄亡矣乎

李晟數歲而孤事母孝謹朱泚據京師李懷光圖爲反噬晟乃大陳三軍于渭橋橫跨大川斷賊首尾覘知賊重兵皆在苑中乃率騎步夜使人開苑牆二百餘步分道並入鼓譟雷動乘勝驅蹙至於白華朱泚姚令言相率遁走晟軍入京城屯含元殿前露布至上曰天生李晟爲社稷兆人非爲朕也及子愬復爲帥嘗乘雪夜破吳元濟止其外宅蔡州吏告城陷元濟不信俄聞愬軍號令將士乃曰何常侍得至此元濟於子城上請罪梯而下之檻送京師不戮一人與父曩日同聲並美

錄曰成湯之征葛以無敵之師行王者之政其民不知兵者
順而易也晟父子之於唐以罅漏之功遏滔天之陷其市不
易肆不戮一人者逆而難也使晟聽諸將之議徒擾市里未
必能成廓清之功愬信軍吏之言徒殺李祐必無以效坎墉
之績故曰惟西平有子父子之間其功大而仁溥哉

按李晟家百口及神策軍士家屬皆在長安軍中有言及
家者晟泣曰天子何在遑惜家乎及朱泚使親近以家書
遺晟曰公家幸無恙晟怒曰爾敢爲賊間邪立斬之以號
於軍中古云爲天下者不顧家雖顧之何益哉當泚盜京
師懷光反咸陽此乾坤何等時也苟有一毫私意則方寸

旣亂非惟不能有家將併不能有國矣厥後賜第供張迎
導列懸較之疇昔之家何如乎矧有若憲若愬者在泚雖
欲不善遇之敢得而傾之哉

李光弼本契丹遺種沈鷲有守遭世變拔任兵柄毅然有古良
將風終父喪不入妻室事繼母至孝異於庸人武夫者又段秀
實亦武士爲人姁姁常低頭拱手行步言氣卑弱未嘗以色待
物人視之儒者也六歲母病不勺飲至七日病間乃肯食時號
孝童又李遜弟建與兄俱客荊州母憐其孝每日建子勸吾食
吾輒飽進藥吾意其瘳鄉人化之有爭鬪不詣公府而詣建德
宗聞其賢擢右拾遺翰林學士

錄曰薛放有言人能孝慈則氣感和樂故以外裔之種武夫之末羈旅之賤而立功立節立名莫不根柢於此况貴如王公尊如中土賢如士大夫豈待論說而後知哉此皆有功世教史臣所以深贊之也

宋史真宗大中祥符九年五月一日太子生後宮李氏出也知開封府周起方奏事帝曰知朕有喜乎曰不知帝曰朕始生子卽入禁中懷金錢出探以賜起初李入宮侍劉修儀莊重寡言帝命爲司寢既有娠從帝臨砌臺玉釵墜帝私卜釵完當得生男左右取釵進殊不毀帝喜甚已而果生子卽仁宗也

錄曰有宋一代其垂統立命之基實繫於此夫取天下於倉卒之際當時雖無異辭後世未必與也三葉而有仁宗傳之四十二年之久深仁厚德漬髓淪肌祖宗之大業愈光帝王之正統斯定君子於仁人之生雖隔百世而其慶幸喜溢之私且油然而於意言之表矣

仁宗景祐二年育汝南郡王允讓子宗實於宮中允讓太宗之孫父商王元份也帝未有嗣取命皇后撫鞠之時方四歲

錄曰時帝卽位十三年年方二十六且曹后之立僅逾年爾遽取他人子育於宮中何也曰此帝所以稱仁而后所以稱賢也夫古人至正大公之舉莫過於繼嗣常人苟有千金之產年齒衰暮尚勉強覬覦必不得已猶不肯顯育同氣之子

况以神器之托曆數之歸苟非胸中純然有見於天理之公而無一毫人欲之私孰能無所繫累邪後之人君能以仁宗曹后爲法則雖不出於已嗣而萬世稱聖百代稱宗國祚永綿而不絕苟有私意雜於其間不以祖宗天下爲公而以繼嗣統緒爲諱萬一事起倉卒必不能光明正大如宋之仁宗者或曰以帝之仁而不能有後何也曰易盥而不薦有孚顒若夫能齋心滌慮以臨天下而感應之理未著焉然天下後世固已信其德之尊矣是故君子止勉於爲善之可繼而不能必後世之能繼可力於修德之相傳而不能必世澤之必傳其可能者人也其不可能者天也

建炎元年夏五月朔康王卽位先是元祐皇后親降手書播告中外其畧曰歷年二百人不知兵傳世九君世無失德雖舉族有北轅之釁而敷天同左袒之心乃眷賢王越居舊服漢家之厄十世宜光武之中興獻公之子九人惟重耳之尚在茲乃天意夫豈人謀會宗澤言南京本藝祖興王地請幸之遂築壇應天府門之左王登壇受命是日元祐皇后在東京撒簾

錄曰晉元帝唐肅宗宋高宗皆自立者也而元祐太后之詔顯然明白天廼憇遺一老較之元肅庶幾無愧統緒之仁矣當是時九廟震驚六宮離散一祖八宗之大業淪亡殆盡不可一日無君者也胡明仲上疏之言竊謂過矣

按東京既陷金人欲得玉牒交務官邵溥以三之一投諸
火故宗室多獲免者此予家始遷祖至浙之由也夫徽宗
本三十一子止康王存其登壇嗣位宜也獨是時父兄蒙
塵備歷艱苦正宜臥薪枕戈以圖二帝生還可也乃玉食
錦衣偏安自足敵至則航海播遷倖其既去則又泄泄玩
愒方且爲久處臨安計絕無意淮北一步甚至殺忠義以
快敵負普天之同心東京黎庶翹首南懷棄而不顧亦獨
何哉窺其意蓋恐二帝萬一回鑿則天位未必長保故假
敵手以速其斃勝於歸處宮庭致煩鎔鐵伐樹種種防範
之多事也外示請迎之禮內有包藏之心故五國殂落而

後韋妃得歸金人亦墮其術中而不覺也悲夫

孝宗皇帝太祖七世孫也秦王德芳生英國公惟憲惟憲生新
興侯從郁從郁生華陰侯世將世將生慶國公令諱令諱生偁
是爲秀王夫人張氏以建炎元年十月生帝于秀州時高宗未
有後昭慈聖獻皇后自江西還密爲高宗言之右僕射范宗尹
造膝以請上虞丞婁仁亮上疏極言高宗大悟曰太祖以神武
定天下子孫不得饗國遭時多艱零落可憫朕若不法仁宗爲
天下計何以慰在天之靈於是詔選太祖後紹興二年五月育
於禁中三十二年立爲太子已卽皇帝位

理宗皇帝亦太祖十世孫父希瓚追封榮王母全氏以開禧元

年正月生帝于紹興寧宗無嗣選太祖孫年十五以上者教育如高宗擇普安恩平故事乃與濟王竑並育禁中帝性凝重寡言潔靜好學會濟王與丞相史彌遠有違言乃屬意帝嘉定十七年八月寧宗違豫冊爲皇太子已嗣皇帝位

錄曰愚觀南宋之事未嘗不嘆天意之有在也蓋自高宗立而忘父兄之讎人孰不痛之而不知天意固自有在若爲太祖毆除之者夫以徽宗有子三十一人而一旦俱亡天豈無意哉使二帝或自漠北而歸則徽宗未老欽宗方壯誕育未可量也高與寧縱無嗣孝與理何由立乎卒之傳位六帝百五十年與北宋媲美則是天道好還之報於此驗矣或者不

務觀理詭以粘沒喝爲太祖後身嗚呼遽可信哉

按漢中山王勝有子百二十人此古今所無也晉姚弋仲有子四十二人吐谷渾有子六十人亦爲罕見徽宗三十一子不爲少矣靖康二年北行之後僅存高宗一人又無嗣續孝宗而下八君皆出自燕懿王德昭之後則是南宋歷傳一百五十三年於高宗三十六年之外仍屬太祖繼統而七修類稿載幹離不陷汴京殺太宗子孫幾盡宋臣有詣其營者觀其貌正與藝祖像相似當時殺德昭貶光美深謀秘計與自殺者一間耳蓋太宗惡報不獨在長子元佐之不得令終矣

曹武惠王父芸生彬始晬以百玩之具羅席前觀其所取彬左手執干戈右手持俎豆斯須取一印他無所視當時異之及長爲大將伐江南每緩師冀李煜歸服及城垂克彬忽稱疾不視事諸將皆問候彬曰余疾非藥石所能愈惟願諸公誠心自誓城下之日不妄殺一人則自愈矣諸將許諾共焚香爲誓江南賴以保全子七人璨瑋大將顯名珣娶秦王女興平郡主至昭宣使玠左藏庫副使玠虞部員外郎珣東上閣門使琮西上閣門副使領鎮海軍節度使玠女卽慈聖光獻皇后也後累贈芸魏王彬韓王玠吳王諸孫並通顯

錄曰牧誓之六伐七伐聖人用武之事也泰誓之一德一心

聖人居功之本也兵非得已也事苟可濟而必殘民以逞非惟逆天之道而人事之報可不鑒乎遠者秦項之徒近則瀚與全斌之輩天怨人怒以至不遺一綫安在父祖子孫滿門全盛乎且江南無罪祇以臥榻之側不容他人鼾睡爾惟以不殺爲戒彬之立心肫肫仁矣豈暇爲後嗣計而出之哉按彬之破遂州也諸將皆欲屠城彬獨執不可有獲婦女匿軍中者悉廉出之閉之空室令守者密護徧訪其親屬畀歸完聚間有孤子無侶者爲之擇配具奩裝嫁之此其用心尤爲肫摯可謂令嚴而仁溥矣夫子稱僑曰惠人宋祖謚彬曰武惠其猶古之遺愛也夫

王文正公父祐以文章顯於漢周之際入宋爲名臣嘗論杜重威使無反漢拒盧多遜害趙普之謀以百口明符彥卿無罪世多稱其陰德祐手植三槐於庭曰後世必有爲三公者此其所以志也子旦幼沈默好學有文祐器之曰此兒當至公相初祐以宿名久掌書命旦不十年繼其任時論美之錢若水負人倫鑒與旦同列每曰王君凌霄聳壑棟梁之材貴不可涯非吾所及帝素賢旦曰爲朕致太平者必斯人

錄曰愚觀司馬公冥冥之訓而知所謂陰德矣夫天理昭然者也人惟著之於心累之於躬而視之無見聽之無聞所謂冥也然豈一朝夕之所積哉自今言之寬心之量也不寬則

急迫狹隘吾寧斯須忘乎是寬可以積陰德也仁心之德也不仁則殘忍刻薄吾寧頃刻離乎是仁可以積陰德也公心之平也不公則偏私邪枉吾寧一息背乎是公可以積陰德也恕心之推也不恕則吹毛洗垢吾寧一念存乎是恕可以積陰德也非若釋氏之杳冥寂滅也

按王旦初應舉至京聞有子母相哭者詢其故謂父逋官錢鬻女將別而悲旦惻然謂其母曰盍以女與我往來時得相見母然之遂以直償原主約三日後來取踰期不至其母攜女來館舍虛無人矣及旦叅知政事家人出賀止之曰遭遇如此愈增憂懼何以賀爲可見三槐兆應父作

子繼積累非一人一世已也且位愈高而心愈下其兢業不自假滿之槩夫豈世祿之子可比哉今人居官立心未有能如祐者其子孫又從而斲削之是自踣其本根而漫言天道無知仁者無後則亦惑矣

范文正公有四子純祐純仁純禮純粹祐事父母孝未嘗違左右不應科第蔭守將作主簿以非所好卽解去從父之鄧仁登進士亦以親遠不赴曰豈可重祿食而輕去父母邪嘗曰吾平生所學得之忠恕二字一生受用不盡凡立朝事君接待僚友親睦宗族未嘗須臾離也每戒諸子曰人雖至愚責人則明雖有聰明恕已則昏苟能以責人之心責已恕已之心恕人不患

不至聖賢地位又曰六經聖人之事知一字則行一字要須造次顛沛必於是則所謂有爲者亦若是爾文正公嘗謂諸子純仁得其忠純禮得其靜純粹得其畧知子孰如父云

錄曰語稱仁者有後人可自棄乎哉文正熒熒孤子少年尚冒朱氏介然一貧士也及其後也身爲將相子皆聞人非其心之所主有大過人者其能然哉夫憂樂一人之情也樂以天下憂以天下王者且然矧輔相乎忠恕切已之要也盡已之心與物無忤聖人且然矧學者乎嗚呼觀諸子之所得則知其所至不偶然矣

按自古有志之士多起式微方文正之熒熒在疚也苟有

引道金 卷之二
可以自存之地何至冒彼朱姓邪惟其心志之苦筋骨之勞無所不至故能堅其先憂之志以成大受之材信有如孟子所稱者夫古今來貧士難更僕數而降大任者不恒見則以雖處困窮不肯動心忍性增所不能天惟因材而篤豈漫降之不勝任之人哉文正獨立自成一無依倚然其得志之後仍分餘祿置義莊以厚宗族其度量相越有非恒情所可幾也漢時將相大臣如灌如衛多冒他姓夏侯滕公初亦姓孫貴後乃改文正之事又何嫌於行已之大乎雖然處豐亨者境順處貧約者境逆富貴之子安飽不待求心思無所擾良師益友鼎至其門琅函緗帙插籤

盈架較之寒士豈不易成顧迺便安逸樂若范氏之克世其家者絕少豈不重可惜哉

韓忠獻公億有八子綱綜絳繹維縝緯緬絳維縝位公府而行各有適絳適於同維適於正縝適於嚴億性方重治家嚴飭雖燕居未嘗有惰容每見諸路奏牘有攬拾官吏小過者輒不憚曰天下太平聖主之心雖昆蟲草木皆欲使之得所今仕者大則望爲公卿其下亦望京朝幕職奈何錮人於聖世及維爲門下侍郎御史張舜民以言事罷王巖叟救之折簡密約上官均語泄詔巖叟分析維曰臣下折簡聚談更相責望乃是相率爲善何害於理若苛索之懼於國事無益迺罷

錄曰愚觀韓忠獻之言與袁邵公異世而同一軌也君子居官任職若不當臺諫銓衡之位或可辭其責耳苟當斯位而能以是存心非惟長國家之元氣抑且綿子孫之厚澤人何憚而不爲哉藉曰任已之心於無過中求有過無意中求有意獨不深思之曰絳同維正續嚴億方一父數子且不能盡同何況四海之廣盈廷之衆乎人惟存心平恕而顯世之德滋大君子其可忽諸

山陽徐積三歲喪父旦旦求之甚哀讀孝經輒涕淚不止事母朝夕冠帶定省應舉入都不忍舍其親不赴以父名石終身不用石器行遇石不踐或告之以難避曰吾豈故避之見自怵然

不敢加足爾母亡悲慟嘔血廬墓三年臥苫枕塊衰絰不去體常雪夜伏墓側哭不絕聲學士呂溱過其廬爲之泣下甘露歲降旣終喪不輟筵几起居饋獻如平生元祐初薦爲楚州教授訓諸生曰諸君欲爲君子而不勞已之力不費已之財鄉人榮之父母欲之何不爲君子又曰言其所善行其所善思其所善如此而不爲君子者未之有也學者稱節孝先生

錄曰愚觀宋世重熙累洽而知節孝之所以爲君子也夫一人之孝出於天性或不能達之天下惟人皆勉於爲善則何患人人無君子之行哉推積之心於斯爲至若乃終身不用石器衰絰不去體終喪不輟几筵雖猶可勉而能然當今亦

罕見其儔矣

按古者三年之喪有俯就跂及之論蓋虞用桑主練用栗主喪畢則奉主家廟以時祭奠不責人以終喪後起居饋獻如平生也羅遜除父喪猶布衣糲食李百藥親喪四五年容尚癯毀蓋聚順之日人情視爲故常一至違養必忽忽若有所遺忘者不僅疾痛慘怛必呼父母卽幸而得志行道事無巨細輒爲逆憶親顏之一開杳不可得則撫柩捲而含悲對松楸而掩泣愈久愈痛寧忍一日忘之近見曠達之士每以素冠爲不祥易服爲恭敬方居喪而飲食居處未盡如禮輒曰毀不滅性以自解又安望其終喪以

後尚戀戀不釋哉朱文公母夫人諱日著黻盧布衫文中孺祖母嫁衣製一墨衰候翁姑私忌服此出慰君子有終身之喪其用心如此此禮將不可復邪

岳飛天性至孝父和母姚氏生時有大禽飛鳴室上因以爲名及長負氣節好左氏春秋孫吳兵法自北境紛擾母命以從戎報國輒不忍屢趣之不得已乃留妻養母獨從高宗渡河河北淪陷音問絕日夕求訪不可得俄有自母所來者寄言謝五郎勉事聖天子無以老媪爲念數遣人迎之阻於寇往返者十有八然後歸後有痼疾雖身服王事嘗以昏暮竊暇至親所嘗藥進餌語欬行履未嘗有聲每出師必嚴飭家人謹侍養及卒毀

引道金 卷之二 五
幾滅性與男雲跣足扶櫬旣葬廬墓所刻木爲像行溫清定省
禮如生時五子雲雷霖震霆雲年十二從戰數立功軍中呼曰
羸官人死時才二十三一女未及笄痛父兄冤抱銀瓶墜井死
孝宗立追復原官並加褒贈

錄曰飛之一門而可少哉子夏日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
致其身飛於此言非但講習討論而能身體力行若此所謂
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者雖然飛尚可得有如雲者且爲養
子非有嚴師賢父之益女幼弱無識焉知殺身成仁之美語
曰其身正不令而行於岳氏父子見之乎

徐應鑣試補太學生宋亡瀛國公入燕三學生皆從行應鑣不
欲乃與其子琦崧女元娘誓共焚子女皆喜從之太學故岳飛
第有祠應鑣具酒祀飛曰天不祐宋社稷爲墟應鑣誓不與諸
生俱北死已將魂魄累王作配神主與王英靈永永無斃琦亦
賦詩自誓祭畢以酒餉諸僕俟其醉臥乃與其子女入梯雲樓
積諸房書籍四周縱火自焚一小僕聞火聲起至樓穴牖視之
見父子儼然坐立如廟塑像諸僕壞壁入應鑣不得死與其子
女怏怏出倉卒莫知所之翌日得其屍祠前井中皆僵立瞪目
如生後同舍生劉汝鈞收葬之方家峪私謚正節先生
錄曰自宋德不綱士風殄瘁過者傷於激烈若陳東歐陽澈
鬻然而靡寧不及者淪於汙賤若三太學生靡然而可恥何

引道金
卷之二
意巨翁父子出於其間乎夫殺身成仁君子之大節以鑣之
素養琦與崧之素聞尚曰休戚未關而肉食之可諉也其女
抑何爲者哉以其質則弱非有慷慨之量也以其年則幼非
有歲寒之操也而乃甘心共斃可見秉彝之良不以幼弱而
可忽當時賣國降敵之徒聞之能不自唾邪抑鑣之死告於
岳飛其精神所契有素而一門忠孝寧無感發興起乎哉岳
女之墜井將不徒然嗚呼可謂德不孤矣

按吾杭西湖勝地名賢祠宇星布而忠臣墟墓近而可攷
者有三於宋則岳公忠武徐公忠節於明則于公忠肅並
皆照耀湖山然兩少保身歿未幾而褒贈疊至庸夫孺子

咸知之惟巨翁當易代之秋不遑他議歷元至明始獲建
祠賜額之典又其墓僻遠人跡罕到臥石馬於寒煙頽虹
梁於蔓草僅有白鶴蒼松青燐相弔而已嗚呼當伯顏入
臨安時上則帝與太后諸王下則宰執羣臣空庭北去絕
無有慷慨殉國之志者而巨翁不過一諸生其子曰琦曰
崧亦僅鄉貢士耳非有官守言責之比也而乃合志同心
始焚終溺至少女元娘婉孌弱質略無瑟縮畏彘之態卒
從父兄以死苟非平日天經地義之大昭孚於心講求有
素烏能見義不回若是哉竊怪夫趙宋南北之季其忍心
負國反面事讎者恒在秉鈞擁節之大臣而疾風勁草感

奮特立者則在於士抑何壯哉夫以巨翁之績學醇正秉志堅貞向使居得爲之位乘可爲之時成大業享鴻名豈遂出古良臣下卽不幸而遭百六厄陽九鼎鑊菹醢固甘之其能爲兩少保之爲更可必也兩少保位居將相命由君父巨翁之生死可以自由而竟與信國公同荷宋室三百年養士之報此其大節可以映日星撼山嶽而豈同庸夫孺子之見以顯晦爲優絀者哉獨惜兩少保祠墓巍然與兩峰爭峻而巨翁祠宇旣圯墓且荒蕪久將迷於所往亟當起而表揚之俾與岳于二公廟貌鼎立爲三以扶千秋之正氣是切有望於維持名教者

卷之二終

夫君子之於世也，其於道也，其於人也，其於物也，其於心也，其於身也，其於家也，其於國也，其於天下也，其於萬物也，其於鬼神也，其於天地也，其於日月也，其於星辰也，其於風也，其於雨也，其於雷也，其於電也，其於雲也，其於霧也，其於霜也，其於雪也，其於冰也，其於水也，其於火也，其於土也，其於石也，其於木也，其於金也，其於鐵也，其於銅也，其於鉛也，其於錫也，其於汞也，其於硫也，其於磷也，其於炭也，其於鹽也，其於糖也，其於酒也，其於藥也，其於食也，其於衣也，其於居也，其於行也，其於言也，其於動也，其於靜也，其於思也，其於慮也，其於智也，其於德也，其於仁也，其於義也，其於禮也，其於信也，其於忠也，其於孝也，其於悌也，其於友也，其於師也，其於長也，其於幼也，其於貴也，其於賤也，其於富也，其於貧也，其於強也，其於弱也，其於勝也，其於敗也，其於成也，其於敗也，其於生也，其於死也，其於存也，其於亡也，其於有也，其於無也，其於得也，其於失也，其於取也，其於捨也，其於進也，其於退也，其於升也，其於降也，其於上也，其於下也，其於前也，其於後也，其於左也，其於右也，其於東也，其於西也，其於南也，其於北也，其於中也有道矣。夫君子之道，其於世也，其於道也，其於人也，其於物也，其於心也，其於身也，其於家也，其於國也，其於天下也，其於萬物也，其於鬼神也，其於天地也，其於日月也，其於星辰也，其於風也，其於雨也，其於雷也，其於電也，其於雲也，其於霧也，其於霜也，其於雪也，其於冰也，其於水也，其於火也，其於土也，其於石也，其於木也，其於金也，其於鐵也，其於銅也，其於鉛也，其於錫也，其於汞也，其於硫也，其於磷也，其於炭也，其於鹽也，其於糖也，其於酒也，其於藥也，其於食也，其於衣也，其於居也，其於行也，其於言也，其於動也，其於靜也，其於思也，其於慮也，其於智也，其於德也，其於仁也，其於義也，其於禮也，其於信也，其於忠也，其於孝也，其於悌也，其於友也，其於師也，其於長也，其於幼也，其於貴也，其於賤也，其於富也，其於貧也，其於強也，其於弱也，其於勝也，其於敗也，其於成也，其於敗也，其於生也，其於死也，其於存也，其於亡也，其於有也，其於無也，其於得也，其於失也，其於取也，其於捨也，其於進也，其於退也，其於升也，其於降也，其於上也，其於下也，其於前也，其於後也，其於左也，其於右也，其於東也，其於西也，其於南也，其於北也，其於中也有道矣。

